

書

十七史商榷

卷四十六至五十四

晉書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四

石申馬遷殷商

晉書天文志係唐李淳風筆敘首云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臬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愚按依後漢志石申夫為句俗讀夫下屬誤又云班固敘漢史馬遷續述天文愚按遷字乃不學者妄增元板亦衍此字下文又引馬續之說續當作續又云周髀者即

蓋天之說也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愚按周髀稱
周公受於商高此殷商當作商高

蟻行磨上

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
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沙譬之蟻行磨上
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
廻焉案此喻最爲精確說見予尙書後案第一卷堯
典篇趙宋張橫渠輩忽荆新說謂天與日月皆左旋
非也說又詳見予蛾術編

天地俱圓

成帝延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
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
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
愚案大戴禮天圓地亦圓說與虞氏同最精

黃赤道相距

吳中常侍廬江王蕃制渾儀論曰天地狀如鳥卵天
包地外猶殼裏黃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
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
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赤

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
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
少彊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
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
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愚謂今定黃赤道相距
二十三度半有奇比古減半度弱

極星運動

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
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按極
星運動甚微故不見其移

十六年天東南鳴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
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元篡位案十六年元板作二
年二者皆非也攷桓元篡位在元興二年元板脫元
興二字

天文日食紀志互異

武帝泰始十年正月乙未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武帝
紀失載太康六年八月景戌朔日有食之武帝紀有
天文志失載成帝咸和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天文志有成帝紀失載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

食之成帝紀作己未孝武帝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本紀有天文志失載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本紀作十二月皆紀志互異

庚申

天文志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案惠帝所改永熙元年卽武帝太熙元年但武惠二帝紀俱作己酉帝崩與志不同

后崩不應日變

成帝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三月杜皇后崩愚謂后崩不應日變此紀非也

遷陵君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篡位以永安何皇后爲遷陵君案后本傳作零陵縣君又攷武陵郡有遷陵縣未知孰是

大將軍宣帝

黃初七年吳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愚按司馬懿也大將軍三字宜刪

南涉海虞

成帝咸和七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涉海虞案此卽今常熟縣地涉帝紀作沙當從之元板亦誤

災在次相

義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案災上脫占日二字

新都王詠

太康四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仙新都王詠薨案新都王詠帝紀及本傳皆作該此誤

晉地志與漢志異

晉書地理志敘首一段說秦三十六郡名有誤已見前漢書故郡國一條中矣其說漢郡名與漢志異者如云漢興革秦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

其下小字歷數各郡國名中有燕國攷漢地理志無燕國然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高帝時固有燕國矣其下文又言文帝所增有九郡內膠西地理志亦無而諸侯王表文帝時亦有膠西國矣此二國後廢故志不載其下文又言武帝所置十七郡內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四郡皆不見地理志皆後來郡罷故志不載非晉志有誤也但據漢志文景所增置之郡各六而晉志則云文增厥九景加其四則比漢志多增一郡似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膠西故云然漢志武帝增郡二十八而晉志則云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

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是比漢志多增三郡若謂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則應少其四何以但少其三此不可解又漢志據孝平帝元始二年云凡郡國一百三晉志則云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漢志一百三據元始現有之郡國數之晉志一百十一合已罷之郡國并數之也已罷者自不宜并數此事晉志謬至於晉志謂高帝分一內史以爲三更置新郡國二十三是有二十六又文增九景增四武增十七又增十四昭帝增一合之共增七十一故與秦四十爲一百十一似合但漢志比晉志少郡國八漢志若除去燕國膠西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又內史名雖增三實只增一則又除其一又於秦郡中除去鄣郡黔中閩中又漢之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則應少九不知何以少八此其牴牾不合姑未暇細論俟考

章帝置吳郡

晉書第十四卷地理志敘首云後漢章帝置吳郡案後漢書分會稽爲吳郡在順帝永建四年此言章帝非也乃其下文第十五卷敘述揚州沿革則又云後

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一篇之中自相矛盾

晉地理辨證

司州滎陽郡屬縣封上脫開字注云宋蓬池或曰蓬
泲泲當作澤

河東郡屬縣汾陽注公相國元板作公國相

廣平郡屬縣涉案後漢書魏郡無涉

兗州濟陽郡屬縣宛句元板作宛句

高平國屬縣陸湖據後漢書當作湖陸

泰山郡屬縣奉高注西南有明臺案臺當作堂

豫州汝南郡屬縣西平注龍泉水有用淬可刀劍案

當作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劍

沛國屬縣汶案後漢書沛國有汶縣無汶汶字當作

汶

魯郡屬縣菑注故小邾之國邾字闕

冀州縣八千二千當作十

中山國屬縣魏昌案卽漢昌魏改名

幽州燕國屬縣安國注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案

後主封安樂公後書亦作安樂此作國誤

廣甯郡注故屬上谷屬字闕

代郡屬縣富城案疑卽富城

平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案武帝本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與此年月互異

遼東國屬縣汶當作文

樂浪郡屬縣遂城當作遂成

雍州安定郡屬縣烏氏案後漢書作烏枝

涼州武威郡屬縣揖次案兩漢書皆作搢次胥古文

皆故訛為揖又倉松當作蒼松

敦煌郡屬縣宜安疑即冥安冥水所出

梁州巴東郡屬縣魚腹後漢書作魚復

益州江陽郡屬縣有符前漢犍為郡之符縣也後漢書則作荷節未詳

牂牁郡屬縣有指談有母劔按兩漢書皆作談指毋斂

寧州誤不提行

雲南郡屬縣弄棟弄誤作楨

與古郡屬縣有滕休兩漢書作勝休又鐸封後漢書作鐸封

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并寧州案成帝紀罷安州在咸康七年與志不

同

青州濟南郡屬縣卽墨注有天山祠案天山卽天寶山

徐州下邳國屬縣下邳注萬嶧山在西首百嶧陽也萬當作葛百當作古首字衍

東海郡屬縣有況其案況當作祝見左傳又有原止案兩漢書俱作厚止

荊州襄陽郡屬縣中廬案後漢書作中盧義陽郡屬縣有厥下誤空一格乃云西平氏當厥西

連文西下空一格

天門郡屬縣有究案後漢武陵郡有充無究究當作充

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荊州案省湘州之下置字衍據志此段湘州建置并省本末似備矣但本紀穆帝之前

則有成帝咸和四年以湘州并荊州一節既已并省何得穆帝時又以長沙等郡屬湘州又安帝本紀義熙八年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此志不載亦互異

揚州會稽郡屬縣郟案後漢書作剡此誤

交州漢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為州云云案元始當作始元元初當作初元順帝永和終於六年無九年此亦有誤

交阯郡羸樓案羸漢書作羸音連乃妄造羸字謬甚又曲易後漢書作曲易

九真郡屬縣移風案兩漢九真有居風無移風此誤作移

廣州吳黃武五年分交州立儋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案上文甫言永安七年復立廣州此又言六年自相違

鬱林郡注秦置桂郡桂下脫林字屬縣柯林兩漢俱作阿林

律歷

黃鍾為萬事根本蓋筭數之所從出故班書作律歷志至後漢書晉書北魏書隋書皆沿襲不改則迂拘

甚矣史記自有律書歷書何嘗合而爲一乎自新舊
唐以來律呂自歸樂志歷自爲志是也

嚴嵩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續
漢志作嚴崇古嵩只作崇

交食可驗疎密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
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
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
移故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

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皇羲以
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疎密惟交會
薄蝕可以驗之案歷法疎密以交食爲驗自漢至宋
皆不能定交食之當食不當食而食及時刻早
晚食分多寡則其歷之疎濶可知

以難推易

姜岌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爲歷術者宗案近代西
人譏岌以爲日度易求月行難測以難推易倒而用
之爲兩失

漢雖祖堯而郊祀未嘗及魏乃以舜為始祖王肅高堂隆輩附會如此豈不貽千古笑端乎

晉人并郊北為一

救日

禮志於救日一節載摯虞決疑云云案古歷甚疎不能定日食故救日之禮甚重後世推筭漸密尅定時刻不爽而救日之儀殺矣

司馬昭薨年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為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為宣王忠武侯為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案據帝紀司馬昭以咸熙二年八月崩然則此志是

年當作明年

追尊景皇后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為景皇后案據帝紀司馬師之妻景皇后以泰始二年尊為宏訓太后至咸寧四年始崩不當在泰始元年追尊之列

武悼后配饗

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於廟配饗世祖愚攷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據帝紀在咸康八

一 史 卷四十七
年后妃本傳則云七年蓋定議於七年迨八年三月始配饗耳此志云咸康五年誤也

孝武帝后崩年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案帝紀及后妃傳並作太元五年與此志不同

大閱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臨宣武觀大閱衆軍此見禮志而帝紀無之帝紀泰始九年十一月十年十一月咸寧三年十一月並臨宣武觀大閱而此志亦不載

樂章闕文

晉書樂志所載郊廟樂章亦見宋書以相參校小小互異處姑不論其宗廟所用於康帝之下宋書有歌孝宗穆帝一篇亦曹毗造其詞云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耀景扶桑垂訓華幄流潤八荒幽贊元妙爰該典章西平僭蜀北靜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而晉書脫去又傅元所製改漢鼓吹曲爲二十二篇內景龍飛一篇武功巍之下宋書有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二十字晉書脫去今補入而其下文云祥享世永長尙不成文理祥字上應尙有闕文又元雲篇成湯隆顯命伊摯來

如飛之下脫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
三句然後下接先天天不違云云

三師三公

晉人以避景帝諱改太師爲太宰與太傅太保爲三公但古以三師兼太尉司徒司空漢晉則三師之外別有三司固與古異矣而漢以大司馬卽太尉晉則太尉之外別自有大司馬漢以大司馬大將軍爲一晉則大司馬之外別自有大將軍名號益亂枝分錯出世愈降而愈多制觀晉書職官志可見

三代以上將軍卽大

卿也漢魏以下別有大將軍又增雜號將軍

司馬遷非宦者

晉職官志云尙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尙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愚案晉志此條非也司馬遷非宦者漢書但言其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豈得以用遷爲宦者主中書之所由始至宣元時宏恭石顯用事然後權歸宦者耳

九品中正

魏陳羣始立九品官人之法晉武帝紀則云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故三國志晉書及南史諸列傳中多有爲州郡大中正者蓋以他官或老于鄉者充之掌鄉黨評論人才臧否清議係焉說見前魏夏侯元傳中乃晉職官志中絕不一見何也

晉輿服辨證

玉金象革木等路章金華施撩朱撩二十八云云施撩之下脫末字又棨戟韜以黼繡上爲弣字范當作

帶

玉金象三路章象鹿而鏤錫金製而方鉉注旄以鐵爲之鹿後漢書作鏹旄當作鉉

記里鼓車章羊車一名輦車云云案羊車以下應提
行

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云云案中朝大駕鹵簿六字元板自爲一行不連下當從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章黃金塗五綵又重句綵並當作末

中二千石二千石章銅五采駕二采當作末又九丈

十二丈從後漢書當作文

皇太后皇后法駕章黃金塗五采又重句采並當作末後漢書徐廣注曰五末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

自過江之後章黃金塗五采采當作末

衛氏冠章衛元板作術後漢書同是

爵弁章長二寸長下脫尺字

漢儀章俗說幅本未有岐宋書未作末是

皇太子金璽章其由衣白由當作中

諸王金璽章自皇后謁廟以下當提行不連下

皇后謁廟其服阜上阜下後漢書作紺上阜下是

淑妃淑媛淑儀章純縹爲上輿下輿當作與

之牛一頭得二十斛

食貨志杜預上疏曰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穀草之費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益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

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案三百斛當作二十斛牛一頭得穀二十斛三萬五千頭得穀七百萬斛

劉陶議大錢

漢和帝時有上書言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事孝廉劉陶上議云云此等已見後漢書似不必載因後書無食貨志故此又并及之

閏月

五行志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應也閏月帝紀作十月殺下宋書重殺字此脫

元興三年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云云其下文又云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案元興二年之明年卽是三年也已丑先庚寅一日耳當是一事而重出

庶用五事

經曰庶用五事云云案本是敬用五事篆敬字似差

漢書誤爲羞顏師古因妄爲之說曰羞進也此又因羞而誤爲庶

諸葛患之

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尙諸葛患之著正交論愚謂諸葛不知何人其下必脫一字當是恪字觀吳志恪本傳與陸遜書其意正是如此

高年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年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高年元板作高平宋書同

五間六梁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立宅宇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六梁宋書作六架

義熙小兒語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鬪嘆鬪嘆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蓋川健健之謂也旣至查浦屢尅期欲與官鬪鬪嘆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願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此晉五行志文其下提行另起云昔温嶠令郭景

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吾等與
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
王敦宋書五行志則以昔温嶠至討滅王敦一段在
翁年老之上晉書蓋因討滅王敦在明帝時不當應
義熙之謠故於上段中刪去移下別爲一條然如此
分爲二條則後一條竟無所附麗矣當以宋書爲是
宋書舉前筮以證後謠也川健健川當作盧

謝安薨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
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月餘以疾還而薨案

安卒於八月不當云月餘

永昌二年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愚攷本紀元
帝永昌元年先書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云云
其下書閏月已丑帝崩則是崩於閏十一月明帝以
明年三月改元則自閏月至明年二月當仍稱永昌
但無七月耳雷震太極殿柱乃明帝太寧元年七月
景子事也不知何以書永昌二年景子書庚子亦與
紀異

王師南討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日盧循大艦
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王師宋書
作三帥帝紀秋七月輔國將軍王仲德鹿川太守劉
鍾河間內史蒯恩追盧循卽三帥也

正月地震

太康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帝紀作二月壬辰

荆襄地震

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宋書帝紀襄俱
作湘

桓温專政

哀帝興寧二年三月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宋書
作專征

大石山崩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帝紀作太山石
宋書作太行山

鮑氏都目鄭氏章句

刑法志漢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奏之曰臣
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
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
十篇其下文敘至魏文帝受禪承用秦漢舊律因歷

敘魏文侯師李悝撰法經以下數家凡九百六卷云
云內有漢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案
決事都目八卷司徒鮑昱撰見東觀漢紀其下文又
言律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
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
連句上下相蒙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
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
言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
用餘家案後書鄭本傳不言其注律而前書諸侯王
表張晏注引律鄭氏說卽康成章句也當魏受禪初

律獨主鄭乃其下文又言司馬昭爲晉王以律有叔
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則爲偏黨未可承用
於是又令賈充等增改大約鄭學至晉而違之者多
南渡後則衰於南盛於北

此志又云漢獻帝時天下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
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司農鄭元之徒以爲宜復
行肉刑案尙書象以典刑據周禮秋官司刑疏引鄭
注以爲卽正刑五謂墨劓等史記五帝本紀注引馬
融注則以象刑爲畫象卽漢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
冠異章服以爲戮者觀晉刑法志鄭欲用肉刑則知

鄭注經必與馬融異不用畫象之說

令景

令景卽令丙避諱

傳覆逮受登聞道辭

囚律有告劾傳覆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案傳考也覆案也逮受攻下文當作逮驗登聞道辭卽下文所謂上言變事也

呵人受錢

令乙有呵人受錢案說文自序言俗書之謬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此言苛字誤作从止从句

然則晉書呵人亦當作苛人

自擇伏日

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案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見風俗通

衛宮

賈充等增改舊律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案事類卽蕭何所益事律後漢胡廣傳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演等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爵土爲庶人東晉王導亦曾坐此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六

羊皇后母蔡氏

后妃列傳景獻羊皇后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
 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案邕女文姬初
 適衛仲道後歸董祀此司馬師之妻之母則羊衛之
 妻別是一人非文姬惜其名不傳衛乃羊祐之父祐
 傳云父衛上黨太守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衛字今俗人以爲卽道字考說文卷二下走部道所

行道也从辵从首行部無術字此字不知何從而來
武帝誤於楊后

武帝后楊氏明知其子惠帝不可立而力勸帝立之
又力勸帝爲其子納賈充女此與隋文帝爲獨孤后
所誤勸立煬帝正同炎與堅皆以用婦言敗楊后又
力勸納其叔父駿之女爲后既覆司馬又傾楊氏

太安元年立羊后

惠帝羊皇后泰山南城人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
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
年立爲皇后愚按據帝紀羊后以永康元年十一月

立五行志亦作永康元年考永康之後改永寧孫秀
之誅在永寧元年其明年方改元太安豈得如此傳
所云當以本紀及五行志爲正

懷帝梁皇后

懷帝以光熙元年十一月卽位立妃梁氏爲皇后而
后妃傳但有懷帝之母王皇太后梁后竟不一見至
愍帝則紀傳皆無立后

王夷甫

成恭杜皇后傳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
裴氏太尉王夷甫外孫案王衍不當稱字

章太妃稱夫人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
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
宜稱夫人尙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案禮志桓
溫議宜稱太夫人江彪議可言皇太夫人

褚哀依鄭元義

康帝褚皇后父哀見外戚傳穆帝卽位尊曰皇太后
帝幼冲太后臨朝稱制太常殷融議依鄭元義衛將
軍哀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
禮案鄭康成議在漢獻帝時伏皇后父伏完事也

永興三年

穆帝何皇后升平元年立爲皇后無子哀帝卽位稱
穆皇后桓元篡位降爲零陽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
陵劉裕建義后還京都永興三年崩在位凡四十八
年案永興當作元興自穆帝升平元年至安帝元興
三年正四十八年

興寧二年

哀帝王皇后興寧二年崩帝紀崩在三年

太和六年

廢帝海西公庾皇后太和六年崩帝紀崩在元年

祥顛同謁晉王

王祥傳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及入顛遂拜祥獨長揖愚考此事出漢晉春秋裴松之注魏紀引之彼文祥與何曾荀顛同謁何侯卽指曾此刪去曾名非也原其刪去之由何曾傳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然則曾之拜在文帝時已然故此傳刪去之祥庸貪小人

名仕魏室實爲晉臣乃以不拜自重乎史家盛誇其孝友名德此史家妙於立言范蔚宗傳胡廣歐陽永叔傳馮道皆如此矣以不拜爲高與高貴鄉公被弑而號泣爲忠正復一類昭炎佯敬之明知如傀儡相與爲僞而已祿位之昌名壽之高子孫之蕃衍古今少比鄙夫例多福無怪志於鄙夫者之多也

鄭沖官從畧

鄭沖傳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尙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案沖論語集解正始中

所上序稱光祿大夫臣鄭冲今傳但云轉散騎常侍
光祿勳不云光祿大夫史文畧也

袁粲

何劭傳劭薨子岐嗣劭初亾袁粲弔岐云云此又一
袁粲非劉宋袁粲

何氏滅亾

何曾傳旣言無聲樂嬖幸之好又言其奢豪華後日
食萬錢無下箸處此自相矛盾也若無聲樂嬖幸則
曾之奢但爲口腹乎曾本傾險殺曹爽廢齊王皆預
其謀又以奢豪爲子孫倡歷世以怙侈聞永嘉之亂

何氏滅亾無遺此則天道之可信者王祥特庸鄙貪

位苟祿耳惡非曾比持身亦尙約素則其昌後也亦

宜

新唐書臣許敬宗傳王福時
美何曾忠而孝此嗜痴之癖

石苞薨年

石苞傳泰始八年薨武帝紀則云泰始九年二月癸
巳薨

王佑賈充裴秀

羊祜傳泰始初爲尙書右僕射衛將軍時王佑賈充
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案王佑乃嶠之
父爲楊駿腹心此非前朝名望也疑爲王沉之誤攷

王沉傳羊祜荀勗賈充裴秀等皆與沉諮謀賈充傳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則為沉無疑

蜀賊

陳騫傳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愚謂唐修晉史何必以蜀為賊此沿襲舊文芟除未淨晉書中如此甚多今不悉出

陳騫薨年

陳騫以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見本傳帝紀則在太康二年十一月元康乃惠帝年號騫何由至此當從

紀

鷓鴣賦

張華作鷓鴣賦見本傳釋其詞有知足知止之義乃周旋邪枉之朝委蛇危疑之地以殺其身可謂能言不能行矣

張華傳附雜事

張華傳末附載雜事數則識海鳧毛辨龍肉解蛇蛻為雉刻桐為魚扣石鼓斗牛紫氣豐城寶劍支蔓誕妄全似小說無復史裁然此乃正史也而宋彭乘墨客揮犀第九卷乃復全抄以誇博聞宋人小說筆記

大率皆彭乘之類有學識者不必看此等書無益有損

安平獻王孚傳有關

安平獻王孚傳於配饗太廟之下宜添一句曰謚曰獻晉書如此甚多今不能悉出

汝南王亮

宣五王傳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休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栢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按栢夫人生趙王倫之下

仰當云亮及倫別有傳汝南王亮四字衍

齊獻王攸傳闕誤

文六王齊獻王攸傳於配饗太廟下宜添一句曰謚曰獻其下云子罔立別有傳此六字宜刪傳末云三子蕤贊寔此宜改云四子蕤罔贊寔罔嗣立別有傳

王沉父子濟惡

王沉以高貴鄉公之謀告司馬懿而弑之見魏紀及沉本傳其子浚當惠帝時承賈后旨害愍懷太子於許昌見浚本傳可云父子世濟其惡

荀勗論省官

周官以六卿兼統羣職兩漢雖承秦制大改周禮然
尚有條序惟晉之官制最爲雜亂無章荀勗雖小人
其奏請省官以九寺可并於尙書蘭臺宜省付三府
見勗本傳此奏甚可行而當時亦未之用

加大夫人

荀勗之子組傳進封臨穎縣公加大夫人世子印綬
案大夫人未詳元板加下空一字亦非大疑當作太
敬司徒王導下

荀組之子奕傳元帝踐位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
王導下案下當作不句絕導傳云元帝登尊號百官

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明帝卽位導劍履上殿入朝
不趨讚拜不名成帝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
作詔則曰敬問元正導入帝爲之興又令其輿車入
殿所謂通議應敬者謂此

馮統等構太子齊王

馮統與賈充荀顛荀勗構害愍懷太子而統與勗又
讒譖齊獻王攸武帝之世姦佞滿朝開國承家惟小
人是用宜其再世而亂不但耽於聲色無經國遠圖
惟說平生常事而已也顛或之子勗爽之曾孫頽其
家聲抑又甚矣但此諸事散見諸傳中者語多重出

繁複可厭凡兩傳同述一事者宜云詳見某傳可矣
陳壽范蔚宗當之必不如此

羊祜亦黨賈充

觀賈充傳充出鎮關中自以失職憂慮苟勗既為畫
策留之而羊祜亦密啟留充祜一時名德而黨惡乃
爾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為方雅豈真君子

以謝

安之德量亦由桓温進身
晉人尙元虛名節掃地矣

王渾長子尙

王渾傳前既云以功封次子尙為關內侯未又云長
子尙早亡次子濟嗣自相矛盾

山濤舉嵇紹

山濤掌選舉嵇康自代康與書絕交詆斥難堪而其
後康被刑謂其子紹曰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舉
紹為秘書丞以康之詭激而濤能始終之何友誼之
篤也君子哉

筒巾細布

王戎傳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巾元
板作中愚攷笥中布名後漢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引
楊雄蜀都賦曰笥中黃潤一端數金元板作中是

寵洲

王衍之弟澄傳巴蜀流人在荆湘者屯聚樂鄉澄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寵當作龍

繆坦

郭舒傳高官都護繆坦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坦元板作垣

既葬還職

鄭袤之子默傳武帝時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表之子虞傳武帝時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虞固辭迂旨大約兩漢魏晉不行三年喪者甚多然從無不葬而仕者

華嶠漢後書

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奏之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案史通云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十七篇此云三譜序傳目錄似各爲一卷

與史通異又存者五十餘卷五字之下注云一作三
案史通云晉室東徙十惟一存然則作三十餘卷者
是也

黃沙御史

劉頌傳云中正劉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黃
字闕武紀云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獄高光傳云
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明法用爲長沙御史
秩與中丞同長字下注云一作黃作黃是

隳括

李重傳寄隳括於閭伍隳元板作隱

邯鄲醉

重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下一字似醉非醉似辭
非辭殊不可解元板直作醉亦可疑此乃人名作醉
太怪

二百四十步爲畝

傅元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說
詳予尚書後案臯陶謨中

大益沉萊堰

傅祇傳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溢鄧
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

沉菜堰至今兗豫無水患菜字下注云一作萊劉頌傳頌當武帝時疏言事有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終大益如河汴將合沉菜苟善則役不可息菜當作萊皇甫謐傳無尙書事

孔穎達尙書疏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于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尙書云云又云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云云今晉書皇甫謐傳絕無此文鄭沖傳亦不言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詳予尙書後辨謐傳云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古文尙書惟鄭氏康成所傳者係孔壁真本唐人作疏之本并孔傳則謐所造託名於孔者謐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去康成沒十餘年

文丁殺季歷

東晉傳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其中與經傳大異則云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云云案竹書紀年商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文丁史記作太丁帝乙之父也作文丁不誤舊本作文王太謬

東吳王鳴盛述
東晉書七
陸機入洛年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七

陸機入洛年

陸機傳機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案杜子美醉歌行別從姪勤落第歸詩云陸機二十作文賦今觀晉書本傳無二十作文賦語子美殆別有據也其後機與雲同被害機年四十三雲年四十二吳滅在太康元年時機年二十太康終於十年機太康末入洛則年二

十九雲二十八矣

機稱三國君臣

機作辨亾論稱魏人曹氏稱劉備為劉翁文選作劉公此敵國之詞稱孫權為太祖此必吳人追尊廟號而陳壽權傳竟不載稱吳諸臣皆名惟祖遜父抗稱陸公而三稱張昭為張公其二文選皆作張昭其一作張公機避晉文帝諱唐人改為昭其一改之未淨耳觀篇中虎作武民作人作眾則唐諱其二云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陸績之下文選有張溫李善注並引吳志文以釋之此脫又云漢王帥巴漢之人報

關羽之敗我陸公挫之西陸西陸誤文選作西陵是又云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鍾離斐文選作離斐李善曰吳志魏諸葛誕降魏人圍之丁奉與黎斐往解其圍黎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然則鍾字衍也又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或曰選作元曰注引太元作或者誤

太興府

夏侯湛之弟淳子承傳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府王敦舉兵內向云云府元本作未俱非是當作未太興元帝年號晉書本紀及陶侃王隱虞預諸

傳作太興稽古錄同通鑑第九十卷作太興九十一
卷作太興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鍾淵映歷代建元
考作大陳景雲紀元要略陳宏謀甲子紀元作太趙
駿烈紀元彙考忽作太忽作大未詳孰是

籍田賦校誤

潘岳傳岳作籍田賦於是乃使甸帥清畿帥下注諸
本俱作師周作師是周字衍碧色肅其千千注一作
阡阡文選作芊芊是游場染屢游下注一作坻文選
作坻注引方言曰坻場也蚘蜉犁鼠之場謂之坻場
浮壤之名也音傷垂髻總髻作髻方與上戾下襍叶
文選作髮非是薄採其芳芳下注一作茅文選作茅
芳與農爲韻未詳作茅尤不可通

閑居賦校誤

潘岳傳岳仕宦不達作閑居賦爲尙書郎廷尉評文
選評作平是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府下選有
主字是謂楊駿也此脫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
名一不拜遷職者三此六句觀李善注可見晉官制
彼作一不拜職遷者三是谿子巨黍異黍同歸歸選
作機是

八王

晉書列傳卷第二十九分列汝南王亮楚隱王瑋趙
 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顥東海王
 越凡八王其篇首冠以總叙先論歷代封建之利害
 次及晉事則言諸王相仍構釁為身擇利無心憂國
 遂使外寇陵侮宗廟止墟向使八王之中有一藩如
 漢梁孝王武朱虛侯章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
 竊發其下文結之云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
 屬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此言甚精確篇末論贊
 最貶者倫穎顥越其次亮瑋又其次冏而於乂稍有
 恕詞斷制亦平允各傳中叙事雖蔓衍無法亦尚差

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處不似他王以同父者
 合為一篇又其序次則以事之先後不以輩行之尊
 卑遠近極得史法之變此篇首直當題云八王列傳
 尤覺醒眼乃但標云列傳卷第二十九不用八王為
 目則非

君臣

漢成哀之後戚藩陵晉君臣乘茲閒隙竊位偷安君
 臣當作巨君王莽字

公孫宏

汝南王亮傳楚王瑋承賈后旨誣亮與衛瓘有廢惠

帝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以兵圍亮此傳不過以公孫宏爲瑋所使瑋傳則以宏與舍人岐盛並薄行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是首謀者發於宏二傳稍不同然瑋傳未則云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蓋使瑋殺亮瓘者賈后也卽以殺亮瓘爲瑋矯詔之罪而殺之者亦賈后也賈后欲專政故殺楊駿亮與駿相惡者也恐駿死而亮得政遂殺亮卽無瑋賈必殺亮而於公孫乎何誅亮死而瑋又難制故不另起鑪竈卽以此爲罪殺之瑋臨死出懷中青紙詔曰受詔而行今更爲罪是

也公孫宏在河陽爲令潘岳所愛見岳傳岳爲楊駿府吏駿之死岳賴宏以免然以宏之傾險而岳昵之其不釋交如此依阿亂朝而比之匪人能無及禍乎

亮諡文成

追復亮爵至廟設軒懸之樂下宜添一句云追諡文成

二萬五千石

汝南王亮之孫祐傳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一萬五千石石當作戶

瑋諡隱

永寧元年追贈瑋爲驃騎將軍下應添一句云追諡曰隱

部曲督

趙王倫傳孫秀旣執機衡司隸從事游顥奴晉興告顥有異志秀卽收顥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案部曲皆有督督名不一如上文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右衛司馬督路始右衛狄飛督閭和是也又有帳下督別見

侍中軍詔

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

侍中軍詔然後受之案軍詔當作宣詔

東宮西宮

倫自爲相國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倫與孫秀並聽妖邪之說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案東宮者相府也早入西宮者爲天子也上文言司馬雅給事東宮又言孫秀知太子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彼東宮皆太子所居與此東宮爲相府不同大約自魏及晉洛京宮室天子居西而相府在東故段灼傳武帝卽位灼陳時宜云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

刃耀天旌旗翳日而齊王冏傳亦云冏起兵討趙王倫惠帝反正拜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輔政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是也南史宋武帝紀帝在晉末既爲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改太尉中書監進太傅加羽葆鼓吹及誅劉毅之後尅期至都於是輕舟密至已還東府其下又云息人簡役築東府城其下又言帝戒嚴北討姚泓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尙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

齊高帝紀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弒蒼梧王甲午帝移鎮東府丙申加侍中司空錄尙書事又前湘州刺史王蘊還至東府前期見高帝可知南朝建康凡宰相之府亦稱東府猶沿晉制也凡宋齊梁陳各紀傳及南史各紀傳中稱東府者不可
蓋按南史齊豫章文獻王範傳武帝謂範百年後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中亦濟時難於其司馬楊州刺史居東府也此尤天子居西宰相居東之明証

赦曰在職者

倫僭卽帝位大赦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赦曰當作赦曰曰从口上開日从○中實俗謬以狹長爲日濶扁爲曰故混

秀往

秀往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往當作住

齊王問奏

解系傳系爲趙王倫孫秀所殺齊王問起義倫秀誅問奏雪張華裴頴及系等之寃其詞已見華傳此重出

晉少貞臣

潘岳石崇附賈謐望塵而拜不待言矣而劉琨陸機亦皆附謐在二十四友之數趙王倫之篡樂廣素號元虛乃奉璽綬勸進而琨則爲倫所信用晉少貞臣如此琨爲段匹磾所拘作詩以百鍊剛自比亦難言

之矣但志在克復爲可嘉耳

以王導一門爲司馬氏世臣而桓元篡位則導之孫謐爲太保奉璽冊詣元封武昌縣開國公四維絕矣何以立國

頓朴

劉琨傳邊萌頓朴或改朴爲仆愚謂頓與鈍同用漢翟方進傳遲頓不及事是也然則朴字可不改

遵人

祖逖傳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愚謂據漢地理志遵當作道元板亦誤

陳訓

妖星見豫州之次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周訪傳有善相者陳訓即此人

黃巾因

邵續傳續遣子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因因當作固句絕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八

傷王薨以冲繼兆

武十三王傳城陽懷王景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東海冲王祇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冲繼兆案當作懷王薨復以祇繼兆

王導傳多溢美

王導傳一篇凡六千餘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實乃並無一事徒有門閥顯榮子孫官

秩而已所謂翼戴中興稱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懼婦爲蔡謨所嘲乃斥之云吾少遊洛中何知有蔡克見導之所以驕人者不過以門閥耳

蘇峻之亂庾亮所召非導之由然導身爲大臣當任其危而本傳始言入宮衛帝衛帝者欲避賊鋒也終言賊入導懼禍攜二子出奔白石則不衛帝矣白石壘乃陶侃所築險固處故奔此以圖免也賊平後乃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反導言遵養時晦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皆見侃傳導之庸鄙無恥甚矣

劉超傳亦言蘇峻之亂成帝被幽超

等繼絕朝夕卒爲峻所殺而王導出奔

末一段纔說導不忌庾亮忽又說導深惡庾亮東起西倒毫無定見晉書之專務多載而不加裁翦每如此

導兒敦反雖非導謀然敦欲殺温嶠私與導書言之見嶠傳欲殺周顛亦商之于導而導遂成之見顛傳導固通敦矣導孫珣則又桓温黨也孰謂王氏爲忠於晉哉明帝崩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導以疾不至卞壺正色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後導又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

却鑿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節請免官並見壺傳
導為正直所羞如此

陶侃被誣侃帝時出奉引致聖尊以逸不至十
陶侃乃東晉第一純臣才德兼備而為庾亮所惡王
導亦忌之即温嶠亦不能無嫌曲加誣讒有大功而
掩其功無過而增飾以成其過奈天下自有公論故
作史者不得不言其善而終以無識多寓貶詞且晉
書愛博貪收異說往往一篇中自相矛盾前云侃懷
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欲遜位歸國後云少夢生翼上
天及都督八州潛有窺竊之志不亦刺謬乎寶應王

編修懋竑有論力辨其誣載白田草堂存稿第四卷

最精確文多不錄晉書誣侃亦見毛寶傳

許恂

却鑿之子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
之風恂當作詢元板亦誤

合傳不拘忠姦

史家數人傳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執
但當臨時制宜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合
傳論云解系等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
途而咸至誅戮此史臣自明其忠姦合傳之例也應

詹甘卓卞壺劉超鍾雅同傳以諸人或死王敦之難
或死蘇峻之難事蹟相似也卓始討陳敏已懷貳心
及討王敦則懷貳更甚豈可與卞壺同論而合之者
亦猶解系等傳例耳應詹雖亦討敦然以善終挿入
殊覺不類此則自亂其例者或他傳無可附麗不得
已而入此乎

庾亮傳得失參半

庾亮之庸鄙惡劣貪伎猜忍誠無寸善可取而罪不
勝誅矣傳文依阿平敘不明斥其非殊欠直筆又亮
最忌陶侃篇中略見而未暢反多敘欲廢王導事導

本不足惜况亮忌侃甚於導乎惟論中指摘其啓蘇
祖之亂是爲實錄此傳得失參半外戚傳總敘歷論
外戚之誤國因及西晉爲賈氏所敗而繼之云爰及
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
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覆國
豈不哀哉此段斥亮之罪爲得之

石頭城

亮有開復中原之謀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
聲援案下文亮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
亮欲北伐石城在襄陽故足爲諸軍聲援若石頭城

則在金陵矣必非也頭字衍蔡謨傳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

城卽此事
石碗

桓彝傳彝爲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彝尋出石碗注云碗一作頭元板作跪愚謂此必宣城郡地作石頭者謬作跪亦不類碗字說文卷九下石部無存疑

塗中

桓彝之孫石綏傳桓元敗石綏走江西塗中塗當作涂涂中卽今滁州

王敦叛

虞潭傳甘卓屯宜陽爲杜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案叛字當作版此時敦猶未叛也

何充薦桓温

何充傳庾翼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論者以諸庾世在西藩宜依翼所請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年少當此任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乃使温西愚謂庾氏誠不可任然此外豈無人舉西夏而委之桓温如虎傅翼成其跋

扈晉祚幾傾何充之罪也

幾為勤學歟

蔡謨傳謨渡江見彭蜺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歟案蔡邕有勸學篇取之大戴禮勸學篇亦見前祖逖之兄納傳作勤者非祖納傳中語係王隱以語納者王隱傳中又重出晉書如此甚多

殷浩傳脫誤

殷浩傳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將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案記室將軍將當作參

安西下脫將軍二字

重出王導語

王導傳王導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已見前虞潭之兄子駿傳中重出可厭

諸謝相繼卒

孝武帝太元八年破苻堅總統指授者謝安而身行陣者則安之弟石兄子元及安之子琰也晉不競矣賴有此舉為之一振乃事平之後安卒於十年八月元卒於十三年正月石卒於十二月而元年僅四

十六尤為可惜自此晉無人矣桓元篡位劉裕討元而晉亡矣

謝萬傳誤

謝萬傳末云萬子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為黃門郎略字衍韶為之韶當作韻句絕

王羲之傳稱制

王羲之品頗高潔心亦不昧論贊宜論其人晉書唐人重修故稱唐太宗制但推其書法在鍾繇王獻之蕭子雲三人之上非也隸書始於秦西漢有草書行

書始見謝安傳而可以草統之隸與草之自秦漢歷魏晉其來已久然皆不甚尊其尊則始於羲之矣此論謂其高於三家者皆謂隸書草書也

羲之雖以隸重今傳者不過樂毅論黃庭經其餘多是草書

蔡豹傳脫衍

蔡豹傳豹戰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即下脫將字傳末叙豹兒子裔事攷蔡裔為殷浩之將前已附見于浩傳之末矣當歸併一處於此則但云見殷

浩傳

征虜將軍

毛寶之孫璩傳謝安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將軍
案當作征虜司馬

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
郊祀志案晉書無郊祀志但有禮志亦不載彪南郊
議

陳壽等傳

列傳第五十二卷所載陳壽等皆作史者虞預傳著
書四十餘卷著下脫晉字干寶傳帝王之迹莫不必
書必當作有元板亦誤習鑿齒傳慨爾而泣曰衍曰
字斐杜之故居斐當作裴徐廣傳轉大司農仍今著
作如故今當作頌

騫謬

顧和等傳論云爰在中興元風滋扇骨體騫謬蓋亦
微矣騫或改爲蹇意取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耳近
日東吳顧氏文集有與人書論騫謬二字所出甚詳
則此似當爲騫謬二字又見文苑袁宏傳然說文卷
三上言部無騫字

君弱臣強

魏收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言東晉君弱臣強不相羈

制以今考之猶信觀孔愉之從子坦傳成帝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將納后因王彬喪停殷仲堪傳孝武帝問仲堪患耳聰者爲誰流涕而起曰進退惟谷誠可一笑君前不名父未聞於經乃見於史君之於臣若是隆乎

劉毅等三人論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三人同傳三人本與劉裕同起兵討桓元者也元旣敗而裕志乃在篡晉故毅與長民皆相繼爲其所滅兩人之所不及無忌者以無忌率兵禦海賊盧循徐道覆爲所殺尤爲得死所耳

論中褒揚無忌可也痛抑毅與長民謂其有取禍之道則非

陽郡

諸葛長民傳琅邪陽郡人當作陽都

王謝世家

韓昌箕王謝世家三十卷漫爾采摭無當史學惟其凡例云王氏瑯琊太原兩宗而太原之祁與晉陽又分二派今攷元冲武子而下原係瑯琊正傳故祖文舒而爲太原正派其自王嶠而下雖同爲晉陽似與瑯琊支系稍別故爲支派若司徒而后爲太原祁人

則爲別派此似精核矣但其下又云此皆按籍而疏原非確見卽爲譜系祇取便觀要以木本水源自有二姓之世譜在耳又云古人命名自有微意或一再從祖孫兄弟儘多同諱不知何故特爲標出以便詳覈卷首臚列同名者或四人同名或三人同名或二人同名共五十四人俱王氏其謝氏同名者惟二人耳此兩事俟再考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

晉書九

張李不入載記

張軌李暲皆應入載記因暲乃唐之先祖不稱名改稱其字升入列傳於是聊援軌而進之以配暲耳軌嘗稱籓于晉暲亦遣使奉表建康然彼皆已割據一方改元建號尚得爲晉臣乎

張茂築臺

張軌之子茂傳茂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

修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案茂懲其兄見殺於近侍故築臺以備不虞

李廣曾祖仲翔

涼武昭王傳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云云案仲翔名不見史漢此因李嵩唐之先祖敘其先世特詳故緣飾之且譜牒之學本多附會其詳具唐書宗室世系表中

譙周門人

孝友李密傳云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一名虔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儒林文立傳云立字廣休巴

郡臨江人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

游夏羅憲為子貢羅憲字令則別有傳與羅含無涉又陳壽傳云壽

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同郡譙周良吏杜軫傳

云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師事譙周以周之庸猥而

及門如此盛邪

嵇紹論張華

忠義嵇紹傳司空張華為趙王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駁之曰兆禍始亂華實為之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輩未忍重戮事已宏矣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愚謂歸生同謀

羽父始亂豈可以例張華紹之引經非也父康無罪
爲司馬昭所殺紹乃以身殉惠帝論贊中與王裒並
論而謂其齊芳並美是或一道也然趙王倫篡位紹
爲其侍中身污僞命乃反坐華以始亂母乃責人重
以周責已輕以約乎

王豹可不立傳

王豹傳長沙王又至于問案上見豹云云案豹下脫
箋字豹前後上箋于問其言一無可取乃妄人耳死
雖冤亦非矯矯大節附見問傳可矣不必入忠義立
傳傳

王育韋忠沈勁

王育仕于劉淵爲太傅韋忠仕于劉聰爲鎮西大將
軍平羌校尉二人失節如此乃入忠義傳大非沈勁
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
當坐誅郡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哀父
死於非義欲立勲以雪先恥云云愚謂充本當誅復
讎非義惟立勲以雪先恥爲可錄耳然勁入忠義傳
而充終附敦傳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則史
家書事之得其平者

鄧攸

鄧攸逃難棄其子而攜其弟之子其子朝棄而暮及攸乃繫之於樹而去嘻甚矣攸意以爲不棄其子無以顯其保全弟子之名好名如此不仁可知其後敬婚權貴王敦已反而猶每月白敦兵數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方知是甥女小人哉攸也斯人也而可以入良吏乎

杜崧

儒林杜夷傳夷兄崧字行高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崧惠帝紀作嵩任子當作杜子

三江揚都

文苑張翰傳顧榮執翰手曰吾亦與子飲三江水耳案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又庾闡傳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作揚都賦爲世所重案今本水經第二十八卷沔水中篇酈道元注引庾仲初揚都賦注云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揚都賦之注疑卽仲初自撰此事亦見世說文學篇又晉書於仲初傳後次以曹毗傳有云毗著揚都賦亞於庾闡則揚都賦之出於闡無疑也酈氏引此說卽斷之以爲此別爲三江非職方之三江然則亦斷非禹貢揚

州之三。江可知。前人亦從無以此解禹貢揚州者。陸德明釋文始引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此與酈引庾說同。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經籍志。夷于晉書無所見，當是承襲庾說。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於夏本紀引禹貢處，卽以此三江說之。然則自唐以前用此說，禹貢者兩家而已。宋蔡氏乃云：唐仲初吳都賦注云云，不引陸德明張守節而引水經注，可謂與博矣。夫禹貢揚州三江，豈可以震澤下流之三小水當之？只因泥一旣字，謂下句底定必本旣

入耳。果爾，則雍州云：弱水旣西，涇屬渭汭，豈涇之屬渭，必待弱水之西邪？德明守節皆無知之輩，謬妄殊甚。然此實學所在，不足爲蔡氏深責也。旣別引酈注以炫多聞，乃誤庾爲唐，改揚作吳，烏焉亥豕，誠堪駭詫。近吳中某鉅公文集中有唐仲初云云，予少年時每嗤點以爲笑端。今詳攷之，則近人所彙刻經解中如王天與之書纂傳、吳澄之書纂言、陳師凱之書傳旁通，皆承蔡氏之誤，而劉三吾書傳會選誤並同。經解係同時數十名儒審擇論定而所刻如此，劉氏號爲能正蔡氏之誤者，而其踵誤如此，則於某鉅公何

尤胡先生渭禹貢錐指云仲初名杲之南齊人攷南齊書杲之本傳云字景行新野人李延壽南史杲之本傳同與仲初實非一人胡亦偶誤也予乃慨然嘆讀書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且莫講到考核只此一引迷間展轉迷惑至是若必求備則千古幾無一讀書人君子不以已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深悔少年多客氣也

孫吳始都秣陵卽今江南江寧府也東晉宋齊梁陳並因之左思於西晉初吳蜀始平之後作三都賦抑吳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晉承魏統耳然此本禹貢揚州之域故亦稱揚都揚都者京都也南朝於揚州刺史每以宰輔領之以其爲京師耳南史逆臣侯景傳景旣起兵反其黨王偉勸其直掩揚都遂濟采石圍臺城然則揚都卽是吳都但闡東晉人所賦者晉之京都斷斷不可稱吳都也

李顥

李充傳字宏度江夏人注尚書行於世子顥亦有文義多所述作案今尚書泰誓疏力辨漢初只有二十八篇無泰誓後得僞泰誓合爲二十九篇諸儒多疑之李顥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

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爲此言愚謂秦誓別得之民間既非出孔壁又非伏生所傳而其來甚久非僞也晉皇甫謐見古文尚書衰微將絕乃別撰古文二十五篇貪秦誓文多易掇攢湊成之於是後人信之真其僞而僞其真謐又并造孔安國傳竊計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古文書未必爲之傳蓋安國早卒其年甚促僅注論語未暇其他是以史記漢書皆無此言藝文志於西漢羣儒著述臚列甚詳毛詩詁訓傳不列學官亦復收載安國果作尚書傳有不收入者乎故知不但今孔傳是假託而孔實

本無傳也李充已由丞相王導掾起家仕至中書侍郎卒顯出更晚當晉季世其時僞古文經傳盛行於江左安得尚有真孔注秦誓此言甚可疑當是皇甫謐僞代孔作其後嫌彼秦誓多所不備復撫經傳所引別造三篇兼爲之傳而初稿流落人間顯得以援引耳

徐龕李荑

外戚褚裒傳裒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徑進彭城先遣督護徐龕伐沛龕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荑所敗案徐龕穆帝紀作王龕李

菟穆帝紀作李農

無愧古人

王濛之子修傳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古人謂王弼

范丹

隱逸范粲傳粲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真正有丹風案丹後書本作冉

衡山二石困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

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襍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案陶淵明文集第五卷桃花源記云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遊焉未果尋病終說與晉書本傳相似而又不同

龔元之

龔元之舊本作龔元之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第九十三卷龔婦景孺人墓誌銘子友濟南李于鱗數稱鄉人龔勗克懋克懋司訓揚之江都云云龔是僻姓不學者妄改爲龔

陶茂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案侃傳云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並不顯茂既登顯位而不見彼傳何也昭明太子作淵明傳及宋書南史本傳但云曾祖侃晉大司馬並不言祖茂

潛年六十三

潛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案予所見陶集條宋板紹熙壬子贛川曾集所集附載顏延年作靜節徵士誄及昭明太子所作傳皆云春秋六十有三元嘉

四年卒沈約宋書本傳同的確可信潛當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也乃前明萬歷丁亥休陽程氏刻附載有張纘說以爲先生辛丑歲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元嘉四年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再考宋板陶集遊斜川詩自序云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云云詩云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云云而丑字下注云一作酉十字下注云一作日夫先生卒於元嘉丁卯年六十三此萬萬無疑者據此推之則辛丑歲年方三十七豈五十乎斜

川詩當爲辛酉所作云辛丑者誤也辛酉乃宋高祖
永初二年時先生年五十七亦非五十詩當云開歲
條五日正與自序合云五十者誤也萬歷刻詩正作
五日而自序直作辛丑不復存一作乃知宋板之可
寶先生於此當國初止而身已衰老矣故詩又云未
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腸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
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蓋委運待盡豈三十七歲語
氣邪

戴洋妄言

藝術戴洋傳梁國反祖約欲討之未決洋曰甲子日
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
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必尅案吳取
關公周瑜已死洋言妄也

六日六分

臺產傳善六日六分之學下六字當作七

地戶

四夷傳林邑國開地戶以向日地當作北

茲氏縣

匈奴左部都尉居太原故茲氏縣此漢縣也載記劉
元海傳文與四夷傳同文獻通考第三百四十一卷

四裔考文亦同想因縣已改併故稱故縣

姦臣叛臣逆臣

史家之例原無一定要足以載事實明勸戒足矣新唐書始於四裔之後次以姦臣叛臣逆臣晉書若用此例則如王沉荀顛荀勗馮統賈充輩入姦臣可也王敦桓溫桓元王彌等以及祖約蘇峻孫恩盧循輩入叛臣可也卽劉元海等入之逆臣似亦無所不可今晉書無姦臣一目而其中各以類相從亦不致忠姦混襍又有論贊以表之矣王敦等聚於四裔之下不名叛而叛顯矣劉元海別為載記尤覺妥適也綜

而計之大約不出姦叛逆二種

禦敵

王敦傳元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外以討胡實禦敵也案敵元本誤作敗後人改敵亦非據文直是敦字

黃散

王敦罪狀劉隗以黃散為參軍黃散謂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也

韓晃李湯

蘇峻傳前言峻死後其將立峻之弟逸為主逸與韓

一十七史商榷 卷五十一
晃等并力來攻温嶠等選精銳攻賊營於陣斬晃其
下文又敘峻之餘黨張健與韓晃等輕軍俱走督護
李閔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
出乃斬之竊考此篇中韓晃名凡九見乃數行之中
前云斬晃後又云晃走自相矛所滅為笑端又其敘
峻之弟逸為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李湯本紀作李
陽

刑浦

孫恩傳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謝
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
謝琰案刑浦琰傳作邢浦疑是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十

載記

後漢書班固傳固述公孫述等僭偽事為載記若干篇晉書載記之名蓋本于此

崔鴻十六國春秋

北史崔鴻傳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

撰十六國春秋百卷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自述云正始元年著春秋百篇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惟常璩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未成輟筆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于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于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後永安中奏其書稱臣考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惟李雄蜀書未獲至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棄世案崔亮傳云齊文襄恨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不及江東然則鴻所以不錄僭晉劉蕭者其意不欲以江東爲僞故也正始元年係魏宣武帝卽位之六年梁武帝之天監三年也三年之末已成九十五卷至孝明帝正光三年相去已十七年始購得常璩華陽國志乃補入蜀事五卷爲百卷鴻卒於孝昌之初則此書在當日已成足本竝無遺闕可知惜乎其竟亡也

又北史鴻傳鴻撰十六國春秋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

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與起居乃志一作載
其表云云案志注作忘非魏作妄以其初未奏聞原
無此表也

此書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至宋志則無之
蓋當五代及宋初而亡故晁說之稱司馬溫公所考
十六國春秋已非鴻全書文獻通考經籍考亦不載
明攜李屠喬孫遷之刻賀燦然爲序者亦爲一百卷
乃喬孫與其友人姚士粦輩取晉書載記北史册府
元龜等書僞爲之非原本浦起龍注史通中一條云
屠欲起斯廢母假初名母襲卷數顯號補亡可也匿
所自來掩非已有真書悉變爲贗書矣或云杭本漢
魏叢書所收十六短錄故是鴻之舊是說也予猶疑
之

本傳所載鴻書之誤如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
鴻以爲改在元年此必鴻書本用魏年號紀年而分
書各僭號於下故耳今屠氏刻本則直用各僭號紀
年卽如鴻始元年直敘姚氏事未及魏事隻字觀者
亦何由而知其爲誤作改元在天興元年乎卽此考
之僞作顯然

孝愍

劉淵自稱漢後爲壇南郊下令歷敘漢二祖五宗功德固屬可笑而所云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孝愍係指漢獻帝係蜀先主於建安二十五年所遙稱見三國志先主傳

劉淵年

劉淵生於魏嘉平中死於晉永嘉四年約年六十

前漢

劉淵起事國本號漢歷劉和劉聰劉粲凡四主皆如故也直至劉曜始改號趙因石勒亦號趙故又稱前趙耳而僞本崔鴻十六國春秋自淵以下皆名前趙

則非

劉聰論誤

劉聰傳論云竟以壽終非不幸也案當作何其幸也

劉曜殺石生

劉曜傳曜爲石勒所執勒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案石生當作石他知者上文言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俘三千餘落而歸曜怒遣劉岳追之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若石生則鎮關中爲石季龍所

攻其部下殺之於雞頭山事見後載記第五卷石宏傳中其時去劉曜爲石勒所殺已甚久

王脊

石勒傳上卷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脊或作脊下卷上黨內史王脊以并州叛於勒未知卽此人否

兖州刺史劉遐

石勒傳下卷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殺之晉兖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案帝紀作兖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郗鑒傳亦云然此作

劉遐疑誤

檀斌

石瞻攻陷晉兖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按斌帝紀作贊

夏嘉

濟岷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案夏嘉帝紀作夏侯

王國叛降于勒

上文言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下文又言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石堪數行之中一

事重出疎矣

歷陽太守

石季龍傳上季龍將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歷陽帝紀作義陽七萬作七千

政官

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政官政元板作牧是

拔嵩

載記姚泓傳泓以晉師之逼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嵩進據河內為泓聲援拔嵩元本作拔嵩

李雄與穆帝分天下

載記李雄傳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案雄死在咸和八年是成帝時何云與晉穆帝分天下穆字誤

李雄死年

咸和八年雄生瘍于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案帝紀雄死在九年六月

揖次

載記呂光傳魏安人焦松等起兵迎張天錫之世子大豫于揖次揖當作揖古揖字

義熙三年

載記乞伏乾歸傳義熙三年乾歸僭稱秦王改元更始案安帝紀作義熙五年

義熙六年

載記乞伏熾磐傳義熙六年熾磐襲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案帝紀在義熙八年

匹達

乞伏熾磐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匹達元本作四達

東晉國勢不弱

東晉君弱臣彊勢則然矣而其立國之勢却不爲弱劉琨祖逖志在興復陶侃溫嶠屢有誅翦桓溫之滅李勢謝安之破苻堅劉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齡石之斬譙縱皆奇功也裕之入關中幾幾欲混一矣留子義真鎮之而還旋失之惜哉王買德謂赫連勃勃曰關中形勝地劉裕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復俱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見載記勃勃傳買德此言實爲破的餘詳南史

十七史商權卷五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一

沈約宋書

沈約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勅撰宋書至六年二月紀傳畢功表上之約卒于天監十二年年七十三永明五年年四十七約自言百日數旬革帶移孔精神素非強健四十七八已值衰暮其書一年便就何速如此蓋宋書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遞加撰述起義熙訖大明已自成書約僅續成承

光至禪讓十餘年事刪去桓元譙縱盧循馬魯吳隱

謝混郗僧施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

長民十三傳而已翫約上書表自見何承天等撰宋書事見宋書恩

侍徐爰傳又見梁書裴子野傳本極徑省故易集事其上書表又云

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

諸志須成績上據此則紀傳先成志係續上今約書

紀十卷傳六十卷適合七十卷之數外有志三十卷

而無表與梁書本傳所云著宋書百卷適合則上書

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

文九王傳建平王景素傳末云今上卽位今上者齊

武帝也又沈攸之傳攸之敗死其黨臧渙詣益城自

歸今皇帝命斬之今皇帝者亦齊武帝也南齊書武

帝紀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

敵卽據益口爲戰守備故渙投之而被殺也觀此則

知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入梁未及追改

袁粲傳云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

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雖表粲之忠自是在齊代

之筆末附永明元年改葬粲與劉秉沈攸之詔論云

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知約修宋

書在齊武帝時

約同時裴子野別撰宋畧今不傳子野松之之曾孫
駟之孫也四世之中有史學者居其三抑何盛耶

蕭子顯齊書

沈約已撰齊紀二十卷見梁書約本傳卷止二十未
免太畧至蕭子顯乃作齊書六十卷見梁書三十五
卷本傳子顯乃齊高帝道成第二子豫章文獻王焜
之子

姚思廉梁陳二書

姚察在陳爲吏部尙書當陳宣帝太建末卽奉勅撰
梁史入隋歷太子內舍人秘書丞北絳公始自吳興

遷居關中爲雍州萬年人察學兼儒史見重於二代
當隋文帝時嘗訪察以梁陳故事察每以所論載奏
之于是開皇九年勅并成梁陳二史遣內史舍人虞
世基索本上進藏于內殿而書猶未成臨亾屬子思
廉繼其業思廉少仕陳爲揚州主簿入隋爲漢王府
參軍河間郡司法書佐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
成梁陳史後爲代王侑侍讀唐高祖受禪授秦王文
學太宗引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
貞觀初遷著作郎宏文館學士三年又受詔與秘書
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採謝昺等諸家梁史續

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以上見陳書第二十七卷察本傳及舊唐書第七十三卷新唐書第一百二卷思廉各本傳

舊唐書七十三卷令狐德棻傳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尙有可憑如更數十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旣受禪于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竝在周時如文史不

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竝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犧以降周秦始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于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于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墮朕握圖御宇長世字人方立典纂永垂憲

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
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開禮可修魏史侍中
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
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
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
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
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
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
法無隱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
太宗復勅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
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
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元齡總監諸
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彥二家已爲詳備遂
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
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
之源自德棻始也案修撰之源雖自德棻始梁陳二
書實思廉專典其事

新唐書過譽南北史

新唐書李延壽傳云世居相州貞觀中爲御史臺主
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

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稱謂之間互相輕侮其
史于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
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旣數與論撰
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
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
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
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
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
璽郎兼修國史卒愚謂此傳於延壽叙述頗詳且多
褒譽若舊書則以延壽附令狐德棻傳下首云李延

壽者添一者字意甚輕之叙述粗畧無所稱美今平
心觀之延壽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代合有鳩聚鈔
撮之功而延壽適承其乏人情樂簡故得傳世其書
疵病百出不可勝言新唐云頗有條理愚則謂其甚
少條理又云刪落釀辭愚則謂其刪落處不當而欠
妥者十之七八若云過本書遠甚則大謬不然耳食
之徒踵此瞽說幾疑本書可廢遂令魏齊兩史殘闕
甚多致後人反用北史補之豈非爲新唐書所誤乎
予所指摘詳見後

新書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延壽出李氏姑臧大房

其父大師字君烈渤海郡主簿高宗紀調露二年二月詔曰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正典一部辭殫雅正雖已淪亾功猶可錄宜賜其家絹五十疋案時延壽已卒是以稱故正典見舊經籍志淪亾者人亾非書亾若書已亾何由知辭殫雅正乎當係延壽沒未久家人獻之以求恩澤耳然則延壽當卒於儀鳳之末新書雖言其年少但修書當貞觀時計其年必已三四十歲又閱三十年至儀鳳之末必已六七十歲之外學淺識陋才短位又甚卑著述傳世千餘年以來遂成不刊之作一何多幸

耶

各帝南北史皆稱謚法各書則稱廟號然各書間亦有稱謚法者名稱不定例未畫一此則南北史無此病

南北史增改無多而其所以自表異者則有兩法一曰刪削二曰遷移夫合八史以成二史不患其不備惟患其太繁故延壽一意刪削每立一傳不論其事之有無關係應存應去總之極力刊除使所存無幾以見其功然使刪削雖多仍其位置則面目猶未換也於是大加遷移分合顛倒割截搭配使之盡易其

故處觀者耳目一新以此顯其更革之驗試一一核實而攷之刪削遷移皆不當功安在乎其書聊可附八書以行幸得無廢足矣不料耳食者反以為勝本書也

或曰子於李延壽指摘其失甚悉乃所考證仍用延壽書作綱各書皆從之挨次羸入何也曰世人醉心於延壽而欲廢各書久矣今驟而易之使讀各書難矣就彼熟徑掇其瑕礫舉其蕭根使羣陰解駁然後求之各書則易

凡各書皆標明某書某紀某傳其有直稱某紀某傳者皆是南史而亦多有標出南史某紀某傳者隨便下筆例不能一也北史仿此

各書目南北史目皆宋人添

各書目皆在每卷首大約古書多序在全書之末目在每卷之首今日是宋人添觀曾鞏於南齊書序云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云云末云臣某等謹序目錄昧死上於陳書序云陳書舊無目今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然則南北史目亦宋人添也每卷目仍留不去雖複出可厭能存舊却佳

云交生紅懿侯富富生宗正辟疆辟疆生陽城繆侯
德德生陽城節侯安民安民生陽城釐侯慶忌慶忌
生陽城肅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東武城令某某生
東萊太守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宏宏生瑯邪都
尉惺惺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晉北
平太守膺膺生相國椽熙熙生開封令旭孫旭孫生
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
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爲皇考前第二
十六卷論漢孔光傳光爲孔子十四世孫十四世乃
連前後并及身而總言之如此則當爲交二十二世
孫今云二十一世者傳寫誤武帝世貧賤崩後猶藏
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書歷敘先世名位皆未必可
信南史旣已信用之乃但及其祖而於曾祖之始渡
江居京口者反削其名不書又獨於皇考爲添一字
皆非也

宋武帝微時符瑞

南史最喜言符瑞詭誕不經疑神見鬼層見疊出宋
武帝紀歷敘其微時竹林寺僧見其臥有五色龍章
孔恭占其墓曰非常地行止見二小龍附翼伐荻新
洲射大蛇見青衣童子擣藥下邳會一沙門贈以黃

藥傳創沈約亦好言符瑞者故此諸事雖不采入紀而別作符瑞志述之射蛇事則符瑞志亦無却見於任昉述異記上卷但述異記未必出任昉恐後人假託予直疑是李延壽附會漢高祖斬蛇事白誤出而後人反勦以入述異記

南史所載神異事固可厭然延壽好奇無識則有之若謂其別無所授白誤荒唐延壽當不至此

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稱諱順帝稱名

宋書武帝紀始稱高祖後乃稱公後又稱王即真後乃稱上髣髴似陳壽魏武帝紀之例其書檄詔策等皆稱劉諱此沈約本文也而其間亦多有直稱裕者則是後人校者所改改之未淨故往往數行之中忽

諱忽裕率已甚南史則槩稱帝即真稱上

南史宋武帝紀封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宋同乃宋於此下又書八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義隆即文帝也故沈約稱諱而忽稱諱忽稱義隆如此甚多不可枚舉亦後人校者改之而未淨與武帝忽稱諱忽稱裕同

宋書於文紀元嘉十三年九月書立第二皇子濬為始興王第三皇子諱為武陵王第三皇子孝武帝也諱駿因其為帝異於他子故書諱又十六年閏月以武陵王諱為湘州刺史自後又三書武陵王諱又孝

武帝紀孝建二年正月以冠軍將軍湘東王諱為中護軍湘東王即明帝或本淮陽王元嘉二十九年改封自後又再書湘東王諱又明帝紀泰始七年七月以第三皇子準為撫軍將軍此順帝也似以其為亾國之主故書名不諱此等似皆沈約原文而裕與義隆之或名或諱則校者之疎

全食一部

慈寧明北雍板作全食一郡不誤

宋紀永初元年六月封晉帝為零陵王令食一郡南史作全食一部令字部字皆傳寫誤當作全食一郡

南海公義慶

案北雍板作封南郡公義慶為臨川王不誤

南史宋武紀位南海公義慶為臨川王宋作立南郡公義慶為臨川王位字仍立而誤其實當作封南海當依宋作南郡武帝之少弟道規封南郡公無子以兄道憐之子義慶嗣襲其封也

宋紀誤闕

宋紀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晉朝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云云衛將軍下注一闕字連空三格南史采用此段此處本無闕也此注及空不知何等妄人所為

後劉劭傳屢有旁注闕字處而按其文義則無闕大

約宋書南齊書勿注闕字者甚多往往考之則本無闕兩書校者尤甚粗疏

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本無闕也古人之文所以難讀者一人一地而屢易其稱如左傳於一人忽稱其名忽稱其字忽稱其諡忽稱其姓氏忽稱其封邑爵秩一篇中每如此所以讀者爲之眩目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在當日不以爲怪其實乃甚拙耳趙宋以下則無之矣此當以後人爲得不必法古也至於地理沿革不常分合時有多其名稱尤易牽混宋書武帝紀

敘孫恩寇丹徒卽今鎮江府所治縣也其下便云京口震動此下歷敘討桓元事每以丹徒與京口相間言之及敘至與何無忌等斬桓脩之下乃云義軍初尅京城又敘至劉毅構隙事則云毅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京城卽京口也脩乃桓元之從兄以撫軍將軍鎮丹徒帝與無忌等斬脩故云尅京城而劉毅斬桓閔於廣陵故以爲與裕斬桓脩之功相抗但本是京口忽又變稱京城後第十五卷禮志中又屢稱京城觀者能無混目乎其上文敘桓元篡位脩自京口入朝後還京南史則作還京口南史卽采宋書乃今宋書於此則

直云還京。無口字。此乃鈔胥脫落。誠不足辨。然苟非善讀書人。又未免眩目矣。書經三寫。烏焉成馬。況史文本自多為岐稱乎。攷樂史太平寰宇記第八十九卷。江南東道潤州云。後漢建安十四年。吳孫權自吳徙都于京口。十六年。徙都秣陵。復於京口置京口都督。以鎮焉。又吳志云。京都所統。蕃會尤要。是為重鎮。後為南徐州。置刺史。鎮下邳。而京城有留局。其後徐州或鎮盱眙。或鎮姑熟。皆置留局于京口。至六代常以此地為重鎮。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李善注云。京口在潤州。京口之名甚著。誰人不知。

但變稱京城。則無識者或誤認作彼時京城之建鄴。將奈何。甚矣多其名者之無謂而易惑人也。桓脩宋書皆作脩。而南史則作修。此等又何暇詳考。

桓元與劉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云。何所道。劉云。南史作劉裕。不知宋書之作云。是沈約又一避諱法乎。抑傳寫誤乎。且勿論。而此北府則又是京口。一別稱。世說捷悟篇。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注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是也。建業在京口之西。而稍南通鑑一百十三卷。桓元遣吳甫之等相繼北上。胡三省注自建康趣京口為北。

上故桓元有北府之稱

宋書三十一卷五行志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早去歲氏賊圍南中郎將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逖於彭城桓嗣以江州之衆次郡援序北府發三州民配何謙救逖

宋書敘至破盧循事於京口又別見京江一稱又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又別見北京一稱

建鄴京師京邑京都建康都下

建業本不當从邑而南史皆作建鄴翻似與河北之鄴相涉者然此謬也宋書武帝紀或稱京師或稱京

邑或稱京都或稱建康多其名稱雖似無害但京邑之稱與京口京城易混宋書紀於討桓元移檄京邑南史改作都下一稱亦以京邑嫌涉京口故也南史大槩多作建鄴似較爲畫一矣但宋書州郡志云丹揚尹領縣八首建康本秣陵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縣孫權改爲建業晉愍帝卽位避帝諱改建康然則正當爲建康何以反稱孫吳舊名乎愚則謂直當槩稱京師

宋武帝哭桓脩

宋武帝本爲桓元所任使元篡討誅之是也無如欲

自取何初起第一功先斬桓脩哭之甚慟厚加斂恤以嘗參其軍故也自殺之自哭之與劉項事等

帝鎮石頭城

南史宋武帝紀元興三年討桓元三月庚申帝鎮石頭城鎮字宋書同通鑑則作屯其實當作入

刪改皆非

南史宋武帝紀征慕容超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笑曰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彊也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縣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案是自彊也宋書云是自張之辭耳較爲明析

弓矢之上宋有城上火石四字一經刪削使句意全晦

闕句

南史盧循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班師奔走下闕一句當補云卽馳使徵帝又帝命衆軍齊力擊之賊大敗循單舸走衆皆降單舸走下闕一句當補云遣劉藩孟懷玉追之

蒼兕

宋紀加裕九錫文有曰倉兕電泝神兵風掃裕平關

中後詔進王爵有曰倉兕甫訓則許鄭風偃前篇南
史節去倉兕句後篇全刪梁書武紀論曰高祖總蒼
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曰蒼兕旣
馳長蛇自剪考古文尙書泰誓云師尙父左杖黃鉞
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馬
融注蒼兕主舟楫官名詳後案郭璞山海經序云無
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是蒼兕主舟楫也

淮揚

案北雍板作淮陽不誤

南史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揚山
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案淮

揚當作淮陽

左丞相大使奉迎

慈銘案此上有宋國置丞相以下語此處當作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
丞向即隨大使奉迎大使者上文所遣持節往授印符之袁浩范太三使也
國置此三官即隨大使奉迎宋公也宋書誤印爲郎南史又誤作相又少一隨字
不可解

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尙書左丞相大使奉迎案此
多不可解宋書作左丞郎隨大使奉迎亦可疑

北爲正

南史於永初元年之末書是歲魏明元皇帝太常五
年案北史帝紀不呼南朝諸帝爲皇亦不紀其改元
獨詳於此者李延壽欲以北爲正也又景平元年之
末書是歲魏明元皇帝崩梁武帝紀天監十四年春
正月丁巳魏宣武皇帝崩亦尊之也北史帝紀南帝

慈銘案霸府無尚書
之官而有尚書左丞

止書殂

宋文帝紀元嘉二年之末書是歲赫連屈丐灰屈丐
即勃勃此魏明元帝所改而南史乃遵用之亦是尊

魏

北伐南各書皆稱其姓名如南齊書高帝紀元嘉二
十七年拓跋燾向彭城之

類南史則改稱廟號皆抑南尊北之意延壽序傳自

述其先人世為北臣故其言如此

零陵王殂

南紀永初二年九月己丑零陵王殂宋志也愚謂前
代禪位之君無遇弒者劉裕首行大逆既弒安帝又

立恭帝以應讖而於禪後又弒之其惡大矣作史者

似宜直書以正其惡但假使當日竟書九月己丑弒

零陵王而其下文却接云車駕率百僚臨於朝堂三

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喪事

葬以晉禮又其下書十一月辛亥葬晉恭皇帝於沖

平陵車駕率百官瞻送如此則上下語氣不倫不類

太覺可笑今云宋志也只避去一個弒字而其為弒

固已顯然望文可知此則本紀之體惟是葬以晉禮

之上當補一句云諡曰恭皇帝今無此句下文恭皇

帝三字突如其來毫無根蒂欠妥

九月己丑宋本紀晉本紀俱作丁丑通鑑則無日考
異以爲二者皆可疑故不書日惟是宋書但書零陵
王夢無宋志也句亦不書葬期此則不及南史且恭
帝葬期卽晉本紀亦無之惟見於此在延壽當別有
據延壽之書雖疵病百出而仍不可廢者爲有此等
小小補益故也

營陽王

南史廢少帝爲營陽王通鑑同宋書作滎陽未知孰
是

宋武帝勝魏晉

南史宋武帝論曰夷凶剪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樂
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愚謂宋
武帝功業謂其遠過司馬懿則誠然矣若云曹操亦
不如恐未爲平允司馬溫公經進稽古錄第十四卷
論云晉室渡江以來禍亂相繼至於元興桓氏篡位
宋高祖首唱大義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
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
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
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
伊洛修奉園陵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

宇未一蹂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
惜哉此論殊得其實

關中之失以王鎮惡沈田子王脩三人相繼而歿也
而罪首則在田子以私怨無端妄殺有大功之鎮惡
因而脩殺田子義真殺脩使業敗已成沈約欲曲護
其先人之短豈能掩哉

裕所最忌者劉毅故滅之最倚任爲心腹者惟劉穆
之故北伐使穆之居東府統事關中甫定穆之遽卒
根本空虛有內顧憂故委之而去張氏溥評通鑑紀
事本末第一百四卷云張氏更定非原第裕旣滅秦設留長

安經畧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
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
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關中必危義真將歿裕豈
不念之然孺子可亾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
其後義真逃歸亦義真之幸裕固無暇爲之計萬全
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止之終于偏安
江左勃勃得長安羣下請都之不從旣而勃勃殂子
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奔亾建國之地所係存亾
廢興者大矣張氏此論亦佳

南史諸論皆襲舊文從無自運宋武帝紀論本襲沈約之詞而以少帝附武紀故論後半段論少帝沈約則各爲一篇而少帝紀獨無論蓋傳寫脫落延壽武紀論後半段則約少帝紀論也

徐傅兩人官名連書互異

宋書文紀元嘉元年八月司空錄尙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進位司徒中書監護軍將軍傅亮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者三公也錄尙書事者宰相之職任六朝人以此爲權要之極品猶唐之尙書令故每稱錄公也揚州刺史者宰相攝京尹也司徒

在司空上故進位也中書監者亦宰相之職但其時傅亮已以尙書令兼中書監矣不言尙書令言其兼者省文也護軍將軍者軍衛要職與領軍並掌禁兵者也左光祿大夫者階也開府儀同三司者文散官也其下文二年正月司徒徐羨之尙書令傅亮奉表歸政書法與上文絕不同者蓋三公最尊無實職但空加錄尙書京尹尙書令護軍則兩人實職故徐書一虛傅書一實互文以省文也其下文三年正月司徒錄尙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尙書令護軍將軍左光祿大夫傅亮有罪伏誅羨之所書與元年同亦非

全銜蓋羨之尙有永初元年所加鎮軍將軍此乃加號非如領護有兵權後雖遷鎮軍當如故而此不具也亮亦非全銜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皆不具也而與上文兩書法皆不同於一連三年中書兩人銜參差錯互如此漢官制雖沿秦尙覺分明六朝及唐其立制旣極糾紛作史者又無定例書法參錯不可爬梳非善讀書人能無眩惑乃知讀史之難與治經等也

南史則於元年徐止書司空傅止書尙書令二年三年則徐書司徒而傅仍書尙書令雖似簡淨且覺一律不混日但兩人所處權要職任多失其實使讀者不見其所處之地位矣如徐之錄尙書揚州刺史乃其要也三公虛名也豈可但書司空司徒乎愚謂南史與宋書皆非也元修宋史觀者每恨其官銜繁重然世間一切閑文浪費煙墨多矣紀載實事何嫌太繁鄙見以爲宜槩從全書爲是

追尊章皇太后

宋文帝紀元嘉元年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按宋書云爲皇太后諡曰章后如此方覺穩妥南史省三字而文義全不分明

生存定廟祭

元嘉九年二月詔以衛將軍華容公宏征南大將軍
永修公道濟配祭廟庭時王宏檀道濟皆生存而已
定廟祭其後道濟誅其配祭想又去之矣齊武帝紀
永明十年詔以褚彥回王儉柳世隆王敬則陳顯達
李安人配享太祖廟庭是時敬則顯達皆現存亦生
而豫定也

王宏書法

元嘉九年三月庚戌進衛將軍王宏為太保夏五月
壬申新除太保王宏夢案宋書為太保下有加中書

監四字新除二字衍當作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宏夢

大且渠茂虔

且渠晉書宋書魏書十六國春秋通鑑俱作沮渠

元嘉十一年以大且渠茂虔為征西大將軍梁州刺

史案茂虔北史作牧健

慈案晉書宋書俱作茂虔十六國春秋通鑑俱作牧健以羌胡名義例之當從牧健為正茂虔乃音之轉魏書亦作牧健

立國子學

元嘉十九年詔立國學二十三年車駕幸國子學策
試諸生見宋書南史俱刪去於後二十七年却書廢
國子學齊高帝建元四年詔修建國學是年武帝卽
位罷國子學南史刪去建學於後却書罷學李延壽
之粗疎如此

潮熟

案北雍板作潮熟不誤

元嘉二十二年冬浚淮起潮熟廢田千餘頃潮當作湖

太武興元

案北雍板作興安不誤

元嘉二十九年魏太武皇帝崩殿中尙書長孫渴侯尙書陸麗奉皇孫是爲文成皇帝改元曰興元案當稱太武帝而紀中忽稱太武帝忽稱太武皇帝非是興元當作興安

宋文帝君臣

宋文帝一朝君臣之間不可解者甚多徐羨之傅亮

謝晦等廢昏立明忠也然少帝已幽于吳文帝已入可無後慮卽有慮應讓文帝自爲之乃必弒少帝何

意

左傳烏存以力聞足矣何必以弒君成名吾於徐傅等亦云

且并殺無過之廬

陵王義真又何意其所以爲文帝地者周矣帝不以其立已爲德而誅討之正也外有強敵而殺檀道濟又何意帝之爲少帝義真報讐似能友愛矣彭城王義康已流之廣州仍不免賜死又何意此皆不可解者江左之政元嘉爲美不能保全謝靈運范蔚宗惜哉

文帝稱太祖

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劭搆逆帝崩于合殿諡景皇帝廟號中宗孝武帝踐祚追改諡曰文帝廟號太祖案合殿宋書作含章殿南史是也觀通鑑亦作合殿而小字注李延壽辨證之言於其下可見又宋書直書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與善終者全無分別雖於論中見之而紀事失實亦當以南史爲正承統之君例稱宗不稱祖但此中宗是元凶劭所稱故宋書及南史皆不用而以孝武帝所改爲定通鑑亦然

南平王鑠

宋孝武帝紀直書司空南平王鑠夢而鑠實爲孝武帝所毒歿書法如此則何以傳信乎

尹元慶斬休茂

太明五年夏四月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參軍尹元慶起義斬之傳首建鄴案宋書孝武帝本紀作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考彼書於文五王海陵王休茂傳言休茂反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其日參軍尹元慶起義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繼考僞云立義自乘驛還都尋事泄伏誅彼書紀傳自相矛盾矣

南史是也延壽書間亦不無可取處觀此可見

麟

前廢帝紀帝自以為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為麟奴說文卷四上鼻部無此字通鑑一百三十卷前廢帝令太廟畫祖考像帝入廟指世祖即孝武像曰渠大醜鼻如何不醜立召畫工令醜之注醜壯加翻鼻上麤也柳宗元詩曰嗜酒鼻成醜

劉昶奔魏

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己酉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

王昶內外戒嚴昶奔魏案蕭道成盡殺宋後武帝子孫賴有昶之一奔延其一綫

劉暉

南史宋前廢帝紀景和元年十一月丁未皇子生少府劉暉之子也宋書作劉勝當是

商豎

南史宋文帝紀論言泄衽難結凶豎宋書作商豎謂商臣也

魏和平六年

宋明帝紀云泰始元年即太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

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卽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案世祖孝武帝太明之號終於八年是歲在甲辰閏五月帝崩子子業立是爲前廢帝明年乙巳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永光秋八月癸酉又改元景和十一月戊午被弒十二月丙寅叔父湘東王彧卽位是爲太宗明帝改元泰始是年凡一年而三改元此見於孝武帝前廢帝及明帝紀者然則太明本無九年何得自相矛盾復以泰始元年爲卽太明九年此句謬不可言至於魏和平六年此五字亦屬無謂李延壽之意雖以北爲正但各紀中只有北主改元元年系

於南主一年之末從無以北主尋常紀年冠於南主元年之首者卽如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卽海陵王延興元年亦卽明帝建武元年不但一年三改元且一年三易主矣而不冠北號何獨於此冠之顯屬冗贅書年尙不能明析而可以紀事乎史裁如延壽亦已疎矣

再考此紀上文言前廢帝被弒爲十一月十九日戊午旣是十一月十九日則丙寅合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當係傳寫誤爲十二月

崇憲太后

改太皇太后爲崇憲太后憲下當有一皇字

子勛反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鄂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舉兵同逆二年春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僭卽僞位於尋陽年號義嘉愚謂子勛孝武次子可繼子業不得云反子綏等俱孝武子亦不得云同逆僭僞之稱亦似未妥但當云稱尊號

魏天安元年

秦始二年之末云是歲魏天安元年天安之上少獻

文皇帝四字

帝疾間

慈寧王氏曰田雜著已言之

秦始七年八月庚寅帝疾間上無有疾突云疾間非也

顧命五人書法

秦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司空以劉劭爲尙書右僕射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彥回劉劭蔡興宗沈攸之入閣被顧命是日上崩愚考此條之謬不可勝言何則宋書本紀

此條於大漸下云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
範進位司空尙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中領軍
劉劭加尙書右僕射鎮東將軍蔡興宗爲征西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鎮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
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淵劉劭蔡興宗沈攸之同
被顧命夫所謂司空者三公也尙書僕射者宰相也
驃騎大將軍者亦宰執之加銜也護軍將軍者掌禁
兵亞于領軍而中領軍則卽領軍之資淺者也鎮東
將軍征西將軍鎮軍將軍安西將軍者此皆所謂雜
號將軍而亦往往爲宰執之加銜者也南史之例惟

揚州刺史則書餘刺史皆不書休範固以驃騎大將
軍爲江州刺史矣今方進司空此所進者進其加銜
耳非由刺史而進則驃騎大將軍五字不可刪也休
範非受顧命者而褚淵受顧命則其由右僕射而爲
護軍將軍亦不可刪也劉劭本中領軍今加右僕射
此兼攝者中領軍三字本不可去况又改加爲爲則
沒其兼攝之實矣此大誤也蔡興宗本由鎮東將軍
會稽太守遷荊州刺史征西開府則其加號沈攸之
本是鎮軍將軍郢州刺史今進號安西將軍兩人皆
以外藩受顧命者南史於興宗旣不舉其鎮東則征

西之進號爲無根且南史本例不書各州刺史此時方欲言其入受顧命尤不當贅及是刪其所不當刪而存其所不當存沈攸之本是郢州刺史今由鎮軍將軍進號安西將軍考宋書興宗攸之本傳興宗徵還都攸之雖受顧命而不還都在郢州如故南史旣於興宗書刺史矣何於攸之反不言其刺史乎且旣並列袁褚劉蔡沈五人名內惟袁粲爲尙書令係前一年五月遷餘四人皆當時所授乃舉其三而獨遺一褚又何也又攸之旣不入而南史改同被顧命爲入閣被顧命亦非凡沈約所書皆一字不可移易一

經李延壽刪改疵謬叢生延壽唐初人去六朝甚近而下筆便誤反不如我輩之追考於千載以下身爲職官而竟如邨野細民全不識朝廷官爵體制殊可怪也新唐書延壽傳反謂其書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豈非耳食之論乎

宋書原非沈約一人之筆集衆美而成故頗詳確

蕭道成雖徵還都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遺詔爲右衛將軍加侍中而不與顧命蓋明帝之忌之久矣

後廢帝紀脫文

後廢帝紀元徽二年荊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

雍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赴建鄴脫王僧虔雍州
刺史七字三年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
號車騎征西大將軍脫車騎二字

後廢帝殺孝武帝子

後廢帝紀於元徽五年帝被弑之下述其無道之行
而曰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
攷孝武帝之子二十八人長前廢帝子業爲明帝或
所弑其餘始平孝敬王子鸞南海哀王子師先爲前
廢帝所殺其豫章王子尙晉安王子勛松滋侯子房
臨海王子頊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

淮南王子孟東平王子嗣及未受封之子趨子期子
悅共十二人皆爲明帝所殺此外安陸王子綏南平
王子產廬陵王子輿並出繼又有齊敬王子羽晉陵
孝王子雲淮陽思王子霄與夫未受封之子深子鳳
子諱子衡子况子支子雍俱早夭此皆見於宋書孝
武十四王傳者萬氏斯同歷代史表謂子綏子產子
輿亦爲明帝所殺當必有據其以子嗣亦爲出繼則
誤也然則孝武帝之子前廢帝殺其二明帝殺其十
六此事亦見宋書四十一卷文帝路淑媛傳其餘皆夭亾至後廢帝之時
已靡有子遺矣後廢帝曾未殺一何得云餘皆帝殺

之乎李延壽記事信手妄載毫不覈實如此

宋書諱齊高帝名南史不諱

宋書順帝紀昇明元年七月鎮軍將軍齊王出鎮東城云云自下屢稱齊王又十二月錄公齊王入守朝堂云云自下屢稱錄公齊王二年三月給太尉齊王羽葆鼓吹三年正月又書太傅齊王云云凡此皆蕭道成也南史皆直書名宋書而出於齊臣則當諱出梁臣則不必諱然沈約修宋書固在齊武代也文惠太子宮伎尙識沈家令約豈能不敬齊高哉

南史宋齊紀書法不同

宋書順帝紀昇明元年十二月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內外纂嚴又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尙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述冠軍王蘊率衆赴之黃回及輔國將軍孫曇瓘屯騎校尉王宜興輔國將軍任侯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密相應應中領軍劉韞直閭將軍卜伯興在殿內同謀錄公齊王誅韞等於省內軍主蘇烈王天生薛道淵戴僧靜等陷石頭斬粲於城內秉述蘊踰城走追擒之並伏誅二年正月沈攸之奔散華容縣民斬之同逆皆伏誅凡此皆宋室忠臣也而書反書逆書伏誅南史則書不從執政或

云貳於執政此南史之改舊而最得者但於齊高帝紀仍書諸人爲反自相違則非宜亦書舉兵不書反書殺不書伏誅爲允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四

書